

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

高 華 年

一、語言發展的基础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現實的一切事物或現象都是處在不斷地運動、發展和變化中的。語言也是一樣的。有了社會的存在，就有語言的存在。語言是一種社會現象，它只能存在於社會之中。語言從產生的時候開始，就是不斷地發展和變化着的。語言的變化表現在語言體系的各個環節中——語法構造、詞匯和語音。語言是逐漸變化的，說話者本身往往不易覺察得出來，但是我們可以從不同時期的一種語言里看出來，好比把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比較一下，就可以知道古人講的話和現代人講的話是不同的。這就可以看出語言中的變化。我們還可以從不同地區的一種語言里看出來，好比只要把北京話和廣州話比較一下，也可以看出語言中的變化。今天世界上大約有兩千五百種語言。它們是從人類少數的原始語言發展來的。它們各有自己的語法構造、詞匯和語音系統。現代語言是古代語言長期發展的結果。

語言是歷史的範疇。這就是把語言看成不斷發展和變化的現象。“語言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工具”。^① 語言作為人們的交際工具、交流思想的工具，服務於社會。社會發展了，語言就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人類的原始語言，詞匯貧乏，語法簡單，它只能替原始社會服務，當然不能滿足今天複雜的社會交際需要。社會發展是語言發展的基礎，這是由於語言的社會本質所決定的。

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要了解某種語言及其發展的規律，只有密切聯繫社會發展的歷史，密切聯繫創造這種語言、使用這種語言的人民歷史，去進行研究，才有可能。”^② 人民是語言的創造者，是語言的所有者。語言發展的各種現象和規律只能存在於社會歷史和人民歷史中。人民的歷史創造了語言變化的條件。語言的發展是隨着人民的歷史為轉移的，是隨着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好比人類集體由氏族到部落，由部落到部族，由部族到民族，語言也跟着由氏族語言發展為部落語言，由部落語言發展為部族語言，由部族語言發展為民族語言。斯大林說過，使語言發生變化的那些歷史條件：“生產往前發展，出現了階級，出現了文學，出現了國家的萌芽，國家進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較有條理的文書，商業發展了，更需要有條理的來往書信，出現了印刷機，出版了印刷物，——所有這一切都使語言發展起着重大的變化。在這個時期中許多部落和部族分開了和分散

① 列寧：《論民族自決權》1950年，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漢文版，第7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1953年，人民出版社，第20頁。

了，聚合了和融合了。往后，出現了民族語言和國家，發生了革命，發生了舊社會制度與新社會制度的交替，所有這一切使語言及其發展發生了更大的變化。”^① 社會發展促進了語言的發展。我們不知道社會歷史，使用某種語言的人民歷史，就不可能理解語言發展的歷史。

語言的發展與語言的全民性有密切的關係。語言喪失掉全民性，偏愛某一個階級，它就不能充當社會全體組成員的共同交際工具，它就會失去發展的能力，成為一種死的語言。好比梵語在過去曾經是全民的活的語言，後來只為某一個階級服務，而變成了死的語言。語言一旦脫離了社會，失去了全民性，它就會退化和衰亡。斯大林寫道：“只要語言離開這個全民的立場，只要語言站到偏愛和支持某一社會集團而損害另一社會集團的立場上時，它就會喪失自己的本質，它就會終止其為人們在社會中交際的工具，它就會變成某一社會集團的同行語而退化下去，以至最終消失掉。”^②

語言的發展和人類思維的發展也有密切的聯繫。思維依賴語言，語言也依賴思維。思維的發展，促進了語言的發展。日益複雜的思維形式，也需要日益複雜的句子形式。語言的發展不僅表現在日益增加新的規則和形式，而且還要有豐富的內容。由於人們的相互交際、生產力的進步、社會的變革、思維的發展，都促使語言的豐富和發展。

語言的發展依賴於社會的發展，但是我們也不能簡單地理解為語言的發展就是社會發展的反映。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給約瑟夫·布洛赫的信里寫道：“……要想把以前和現在的每一個德意志小國的存在，或高德意志語輔音的轉換（這輔音的轉換把德國在地理上的，由蘇台德到陶奴山的山脈所形成的障壁擴大成形式上的分裂）的起源給以經濟上的說明而不至於鬧笑話，那是很困難的。”^③ 恩格斯認為經濟現象不能解釋德意志語輔音變化的原因，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不是經濟現象所能說明的。

二、語言發展的一般的和特殊的內部規律

規律是現象間本質的必然聯繫，這種內在的聯繫決定了現象的有規律的發展。馬克思主義教導我們，自然規律和社會規律都有它們的客觀性質，這些規律是不以人們的意志和意識為轉移的。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是按照本身所固有的規律發展。斯大林寫道：“馬克思主義把科學規律——無論是指自然科學規律和政治經濟學規律都一樣——了解為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人們能發現這些規律，認識它們，研究它們，在自己的行動中估計到它們，利用它們來為社會謀福利，但是人們不能廢除這些規律，尤其不能制定或創造新的科學規律。”^④ 語言是特殊的社會現象，它有自己的特殊規律。語言的發展是按照自己的特殊規律進行的。這些語言的特殊規律就是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它可以反映語言發展過程中最本質的東西。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5頁。

② 同上，第5頁。

③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卷上，1948年，俄文版，第468頁。

④ 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1957年，人民出版社，第2頁。

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是指語言各個構成部分如語音、詞匯和語法構造各方面的變化規律。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語言的結構和性質都在逐漸地變化着。我們把各種語言的這些變化很精細地、很全面地加以考察、概括，發掘出它的規律性，揭露它發展的基本傾向，這就叫做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由於語言的各個構成部分都有自己的內部規律，因此我們才可能發現語音、詞匯和語法的內部發展規律。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就是語言中所發生的由量變逐漸過渡到質變的規律。

規律所包括的現象的範圍有大有小，它的普遍性的程度也就不同。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和一切語言發生關係。這些規律不是由個別語言結構特點來制約的，而是由人類一切語言的特殊本質來制約的。這些規律對一切語言來說，都是共同的东西，任何一種語言的發展都不可能沒有這些規律。這就叫做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

語言發展的漸變規律屬於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辯證唯物主義指出，“有些飛躍不是一下子就改變事物、質，而是逐漸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從個別方面改變事物、質。在這種情況下，事物的質變是通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和新質要素的逐漸增長的方式實現的。”^① 語言的發展不是經過突然的爆發，不是把舊的語言消滅掉，然後憑空產生新的語言。“馬克思主義不承認在語言發展中有突然的爆發，有現存語言的突然死亡和新語言的突然創造。”^② 新語言的產生不可能消滅舊語言，新語言只能在舊語言的基礎上逐漸產生和形成。語言是一種歷史範疇，有它的繼承性。新語言接受了舊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加以改進和豐富，成了自己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好比古拉丁語發展為法蘭西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羅馬尼亞語和加泰隆語。在這種情況下，語言的發展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語言從一種舊的質轉變為幾種不同的新的質。一種語言形成了幾種語言。語言的不斷發展也形成了語言的新的變體。好比古代漢語變位給現代漢語，古俄羅斯語變位給新俄羅斯語，古法蘭西語變位給新法蘭西語。在這種情況下，語言的基礎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語言由量變過渡到了質變。一種語言形成了該語言的新的變體。如果否定了語言的歷史繼承性，新語言（或舊語言的新的變體）就會沒有基本詞匯和語法構造，那就不成為語言。語言的發展從來也沒有採用爆發的方式，它只是通過逐漸擴大和改進語言的要素來實現的。語言的語法構造、詞匯和語音系統都不可能一下子建立起來，它們是歷史的產物，是社會歷史發展的成果。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指示里，這些發展的規律絕對不能按照人們主觀的願望突然地建立起來。

語言的各個構成部分發展速度的不平衡規律也屬於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語言的詞匯直接反映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中各方面所發生的變化。任何一種新事物或新現象都要有一個名稱，人們在交際和思維過程中才能夠運用它。斯大林寫道：“工業和農業的不斷發展，商業和運輸業的不斷發展，技術和科學的不斷發展，就要求語言用工作需要的新的詞和新的語來充實它的詞匯。語言就直接反映這種需要，用新的詞充實自己的

① 蘇聯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上冊，1959年，人民出版社，第273—274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6頁。

詞匯，改進自己的語法構造。”^① 詞匯對於各種變化是最敏感的，它差不多處在不斷的改變中。好比全國解放後，現代漢語里增加了許多新的詞和語，如三反、反右、下放、三結合、勞衛制、列車化、半導體、施肥器、反圍盤、碎土器、車子化、萬能灶、簡古、一窮二白等等。另外一些舊的詞和語是被人民所拋棄了的，如地租、債主、高利貸、工頭、租界、巡捕、三青团等等。

語言的詞匯差不多處在經常變動中，但是基本詞匯變化得很慢，例如漢語里的人、手、天、地、山、水、樹、鳥、魚、一、二、五、你、我、他等等。這些詞的歷史都是很長的。它們經過了千百年代也沒有失去效用。基本詞匯比詞匯發展得慢，但是隨著社會歷史的發展，基本詞匯也是不斷地發展和變化着的。基本詞匯的發展只是意味着它的豐富。例如解放十年以來漢語里就增加了許多基本詞，如“總路線、人民公社、拖拉機、工人階級、共產黨、人民政府、共青團、少先隊、幹部、評比、鬥爭、集體、高產、愛人等等。我們認為這些詞已經是漢語基本詞匯的詞。另外一些基本詞如老谷、少谷、小姐、丫頭、戲子、學堂等等都從基本詞匯里淘汰出去。

語言的語法構造是人類思維長期抽象化工作的成果。它是在千百年里形成的，在語言中已經根深蒂固了。語法構造比基本詞匯變化得更慢，是語言中最穩定的部分。馬克思寫道：“……口語在其詞匯方面是相當穩固的，特別在語法形式方面更顯得穩固。……”^② 我們拿漢語來說，先秦語法的語序和現代漢語的語序基本上是相同的。主語在謂語的前面，附加語在被附加語的前面，數千年沒有改變。例如“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詩經·邶風·北風》）；“新台有泚，河水彌彌”（《詩經·新台》）；“子見南子，子路不說”（《論語·雍也》）。當然，語法構造也並不是完全不變的，不過比基本詞匯變化得更慢。

語音是語言的物質外殼。語音的變化是比較慢的，通常經過幾百年才能覺察得出來。一般來說，語音的變化比詞匯慢，比語法快。

上面的這些規律都是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各種語言發展的規律按照各該語言所特有的內部規律發展，它只涉及個別語言的變化，它受個別語言的結構特點所制約，那就是語言發展的特殊內部規律。

個別語言如漢語、藏語、傣語、俄語、英語、法語等的內部發展規律是該語言所特有的。例如中古漢語的聲母 k 、 k' 、 h 在現代漢語 i 、 y 的前面，變成了 $tɕ$ 、 $tɕ'$ 、 $ɕ$ ，如‘基’ $tɕi$ 、‘居’ $tɕy$ 、‘居’ $tɕ'i$ 、‘圈’ $tɕ'yɕn$ 、‘香’ $ɕiaŋ$ 、‘虛’ $ɕy$ 等。這種語音顎化的現象，並不見得在每種語言中都可以找到，即在漢語的某些方言如廣州話，也還保存着不變。在詞匯方面，古代漢語有單音詞，也有複音詞（包括合成詞）。現代漢語的詞匯向着以雙音詞為主流的複音詞方向發展。許多古代的單音詞，現在都已經變成了複音詞，例如思→思想，桌→桌子，石→石頭，虎→老虎，刀→刀子，指→手指等等。由於詞匯的不斷發展和豐富，在現代漢語里產生了大量以雙音詞為主流的複音詞，如鐵路、火車、輪船、機器、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8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俄文版，第79頁。

飞机、电灯、电话、土钢、洋钢、评比、干部、公社化、工业化、红旗手、纸老虎、鲜明性、原子能、人民公社、工人阶级等等。在语法方面，现代汉语的判断句里常用系词，但是在先秦时代这类的判断句不用系词。例如“百里奚虞人也”（《孟子，万章上》）；“此予宅也”（《庄子，则阳》）；“滕，小国也”（《孟子，梁惠王下》）；“余，而所嫁妇人之父也”（《左传，宣公十五年》）。到了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叶，大约公元第一世纪前后，在判断句里就用了系词。例如“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论衡，死伪篇》）；“海外西南有珠树焉，察之是珠，然非鱼中之珠也”（《论衡，说日篇》）。这些变化都是某种具体语言所特有的内部发展规律。这种特殊的内部发展规律是为个别语言的结构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可以叫它做个别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或语言发展的特殊内部规律。

个别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是和语言发展的一般内部规律分不开的。个别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就是语言发展的一般内部规律在各种不同语言结构里的特殊表现。个别语言体现了语言的一般特性。它是特殊的和一般的内部规律的统一。它具有人类语言所共有的一般特性，它是在语言发展的一般内部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但是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和其他语言不同的特性，具有自己的结构特点。这些结构因素在语言体系里有规律的结合是不同的，因此，语言发展的一般内部规律在各种具体语言里表现的形式也是不同的。列宁说：“一般的东西只在个别的東西中，通过个别的東西才能存在。”^① 语言发展的一般内部规律只有通过个别的、特殊的内部规律才能存在。

三、語言發展的內因和外因

一切事物或現象的发展都有它的內因和外因。毛主席教导我們：“唯物辯証法的宇宙觀主張从事物的內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內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② 語言是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通过內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而发展的。語言的结构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內部矛盾是語言本質的矛盾。这些特殊的內部矛盾是語言结构本身所以起变化的內在因素。

語言的內部矛盾是語言发展中的本質矛盾。但是每一事物或現象跟其他事物或現象都有关系或联系，跟它們互相发生作用。因此，我們就不能忽視語言发展的外在因素。社会发展是語言发展的外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生产力的进步、对大自然规律更深刻更全面的認識，都足以引起交际本身范围的扩大。这些因素促进了語言的变化，要求語言从各方面用新詞补充自己的詞汇，改进自己的語法构造来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因此，社会的发展促进了語言的发展。社会变化是語言变化的原因。这是由于語言的社会本質具有交际工具的功能所决定的。

① 列宁：《黑格尔邏輯学一書摘要》，第246頁。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1952年，人民出版社，第767——768頁。

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語言的內因和外因是處在統一和聯系中的。好比社會的不斷發展，要求漢語補充大量的新詞，這是漢語詞匯發展的外在因素。古代漢語有單音詞，也有複音詞。如果漢語詞匯的發展向單音詞的道路前進，增加大量單音節的新詞，這就會使漢語增加大量的同音詞。一種語言的同音詞太多了，就會減低語言在社會中交際的作用。因此，漢語詞匯的發展就向以雙音詞為主流的複音詞道路前進。語言變化的形式是由它的內部發展規律的特性所制約的。這是語言發展的內在因素。語言結構形式的變化不表現出和社會歷史的聯系，但是社會歷史的變化創造了語言發展的條件。我們一方面肯定社會發展對語言發展的作用，另一方面應該指出，語言結構本身的特殊矛盾才是語言發展的內在因素。

四、批判關於語言發展的某些唯心主義的觀點

關於語言的發展，資產階級語言學家有種種錯誤的看法。馬爾把語言看作上層建築，認為語言的發展和基礎的發展完全相適應。基礎改變了，就會引起語言革命性的改造。馬爾和他的門徒們認為語言的發展要經過突然的爆發，而引起語言突然地變化。馬爾這樣地說：“問題絕對不在於最近的這些改變中，……問題在於以突變方式根本改變的源泉中，是在語言中各類型和各體系的更換的源泉中，這一源泉不是外部的大規模的變遷，而是徹底進行着革命變動……”^①馬爾的語言發展階段論的公式是沒有歷史事實作根據的。語言在發展過程中，沒有突然的爆發，沒有一種新的語言突然地產生，也沒有一種現存的語言突然地死亡。語言的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是語言的基礎，變化得很慢，它們是許多時代的產物，不可能在短時間內產生突然的變化。新語言沒有語法構造和基本詞匯，那就不成為語言。“馬克思主義認為語言從舊的質到新的質的轉變不是經過爆發，不是經過消滅現存的語言和創造新的語言，而是經過新質要素的逐漸積累，也就是經過舊質要素的逐漸衰亡來實現的。”^②馬爾的語言發展階段論的公式不是馬克思主義的。

有些語言學家認為語言的發展是“進步”的，但是並沒有什麼語言事實的根據。例如丹麥語言學家葉斯丕森的所謂“進步論”，就是對語言發展的性質加以歪曲的。他認為原始語言在結構上大概是綜合的，即在表現語法意義的方法上接近於俄語和其他的斯拉夫語言。後來語言的發展是由綜合結構轉向分析結構，而分析結構是最完善的結構。只有那些依照分析方向發展的語言，才是進步的語言。英語是依照分析方向發展的，所以英語是進步的語言。葉斯丕森利用英語作為進步的尺度，而剝奪了其他語言發展的特性，這是極端錯誤的。任何一種語言都是按照它的本質特性和內部的發展規律向不同的方向發展的。從葉斯丕森的語言“進步論”里所推出來的種族主義者的結論，是完全為美英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政策服務的。希特勒在發動戰爭時也宣布了一種種族理論，他說

① 馬爾：〈在世界範圍內提出語言新學說的問題及阿爾哈茲語〉，轉引自契科巴瓦：〈語言學概論〉，1956年，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一編，第83頁。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6頁。

只有說德語的人才才是真正的民族。丘吉尔也是用种族理論来发动战争的。丘吉尔认为只有說英語的人才才是真正的民族，这个民族被賦予决定全世界命运的使命。

語言是作为人們的交际工具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替人类集体服务的。汉语、俄語、英語和法語都是一样的。我們不能說它們有进步与不进步之分。語言是按照自己的特殊內部規律发展的。一种語言的結構形式不同于另一种語言的結構形式，因为各种語言发展的特殊形式是为它的特殊內部发展規律所制約的。叶斯丕森的語言“进步論”是极端反动的，它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服务的。

自然主义学派把語言看成是生物机体或生物机能。这一派的奠基人施萊赫爾认为在远古时代語言有过繁荣的时期，而现在逐渐处于衰落和天亡的时期。施萊赫爾写道：

“語言是在史前时期形成的，而在有史时期，它們逐渐衰亡了。”^①施萊赫爾认为史前时期的語言发展經過三个阶段。語言由简单变为复杂，語言的发展阶段是一个比一个高級。他說：“一切比較复杂的語言形式都来源于比較简单的語言形式，語言的粘着形式产生于孤立形式，而屈折形式又产生于粘着形式。”^②

施萊赫爾錯誤地理解語言的本質，把語言看成是生物的有机体。他把語言的发展和有机体的发展看成一样的东西。有机体是逐渐衰亡的，所以語言也是逐渐衰亡的。他认为孤立語是語言的童年时代，粘着語是語言的成年和壮年时代，屈折語是語言的老年时代。历史証明，語言只有不断发展，不断地改善和丰富，而沒有退化和衰亡的現象。社会是发展的，語言就不可能停滯不前。只要語言为全民服务，不和社会脱离，它就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按照施萊赫爾的看法，語言象生物一样地生长，而不象社会現象那样繼續不断地发展，那么，語言就沒有什么发展的历史了。施萊赫爾这种观点是毫无科学根据的。

施萊赫爾把語言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认为語言有高級低級之分，把汉语列为最古老的孤立語的代表^③，污蔑汉语是低級的語言。典瑞高本汉也說：“一方面中国語是单音綴的，另一方面又是孤立語。”^④

資產階級学者把語言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认为孤立語是低級的語言，屈折語是高級的語言，这是极端錯誤的。这种形态学的分类法是不科学的，因为它只能把在結構上有显著不同的語言加以分类，而不能包括世界上一切語言的构造；同时，我們很难找到哪一种語言純粹属于某一类型的。好比我們在屈折語类型的語言里可以遇到粘着語的成分，在粘着語类型的語言里也可以找到屈折語的成分。这种形态学分类法的界限是不容易划分的。历史上也找不到語言的发展由孤立語变为粘着語和屈折語的例子。施萊赫爾认为有史以前語言的发展分三个阶段，他也不能举出事实加以証明。資產階級語言学家片面地看問題，只看到語法构造上的某一个特点，就断定某种語言是孤立語，某种語言是屈折

① 施萊赫爾：《比較語言研究》，序言，1848年，德文版。

② 轉引自杰格捷列娃的《欧洲語言学簡述》，1958年，商务印書館，第10頁。

③ 參看庫茲涅佐夫的《語言的形态学分类法》，見《語言学論文选譯》，第五輯，1958年，中華書局，第53頁。

④ 高本汉：《中国語与中国文》，1931年，商务印書館，第19頁。

語，某種語言是高級的，某種語言是低級的。這些都是徹頭徹尾的唯心論調。

資產階級語言學家對語言的發展有各種各樣的錯誤看法，本文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加以介紹和批判。但是萬變不離其宗，資產階級學者形形色色的錯誤觀點，都是由于他們的反動立場和唯心主義的哲學基礎所造成的。他們的這些錯誤論點是形而上學的、唯心的，和馬克思主義語言學的語言發展理論毫無相同之處。

五、小 結

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是由作為特殊社會現象的一切語言的性質產生的。這些規律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可以適用於一切語言的各個發展的階段。任何一種語言在任一個時期沒有這些規律，它的發展都是不可想象的。語言發展的特殊內部規律是由各種語言的特殊性質產生的。這些特殊內部規律要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它們在各種語言的不同時期都可能有所不同。語言發展的一般內部規律是一切語言共同的規律，它要在語言發展的特殊內部規律中體現出來。

在語言的發展過程中，不同語言的發展速度也是不平衡的。例如我們把印歐語系日耳曼語族的英語和德語比較一下，就可以說明這種情況。英語和德語的語法結構在古代是很相似的，經過了長時期的發展，現代英語的語法結構和現代德語的語法結構已經有很大的不同。現代德語的語法結構基本上還是和古代的一樣的，現代英語的語法結構和古代的已經差得很遠。在同一時期內英語的語法結構比德語的語法結構發展的速度快得多，但是我們也不能說，現在英語比德語發達得多，或者好得多。我們不能根據發展的快慢，斷定某一種語言比另一種語言更好或更發達。語言的變化有內因和外因。社會發展是語言發展的外在因素。語言結構本身所具有的特殊內部矛盾是語言起變化的內在因素。一種語言的結構形式是按照自己的特殊內部規律來發展的。語言的結構形式的變化是由該語言的特殊構造來制約的。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語言的內因和外因處在統一和聯繫中，它們相互發生作用。

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是客觀存在的，它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的反映。但是人民是語言的主人，是語言的創造者和使用者，因此，人民群眾在語言發展過程中所起的能動作用也不能忽視。人民群眾對自然規律或社會規律並不是無能為力的。他們能夠發現這些規律，認識這些規律，根據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有計劃、有步驟地來促進這些規律的發展，使語言在社會交際中，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這是完全可能的。黨的各項語言政策如漢語規範化、推廣普通話、簡化漢字等也就是在這個理論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當前的歷史條件而制定出來的。斯大林寫道：“語言學的主要任務是在於研究語言發展的內部規律。”^①但是我們並不是為研究規律而研究規律，我們的研究並不是停留在規律上面。好比我們研究漢語發展的內部規律，要善於在漢語結構里鑑別哪些規律是新生的、正在起作用的，哪些規律是失去作用的。這樣就能够引導漢語向正確的方向發展，使漢語更好地為我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① 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第28—29頁。